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儷府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舉人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

古儷府卷九

明 王志慶 編

文學部

總經典

太學壁經賦 國家誕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  
壁作羣儒之龜鏡剪遺文以辨謬俾雅誥以詳正是以  
儒業益敷皇風載盛敷學既闡廓宇斯分飾素壁而照  
月構丹梁而結雲於是集青衿之侶延鴻都之羣貞八

索起三墳採典謨之淪翳次編簡之繽紛稽古至今從  
百家之正義歸真背偽俾四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  
宣明舊典既蚪斗之互缺亦魚魯之相舛依鳥跡而難  
從訪蛇形而莫辨定茲金簡規程邈之隸書遵彼古文  
參史籀之大篆然後命鍾張之藝詔文學之官界四壁  
以繩直揮五色之毫端粲爾其彩昭然可觀雖一勞之  
克定乃千載之不刊

太學初置石經賦

由是雕鏤之功備矣文質之義昭

然鑿寒光而蘄蘄迭映駢古色而字字相宣儼彼貞規  
韞玉之姿益壯窮諸墨妙崩雲之勢彌堅 旁分鳥跡  
且非精衛之銜來遠映天光有若媧皇之補出

許堯佐五經閣賦 於是六籍咸萃百代無遺恭儉之  
教比事之辭虞夏商周之五典國風雅頌之四詩旣精  
微之與廣博莫不森羅而在茲文移蚪斗之質字別魯  
魚之疑軸星攢而花散帶蜺舒而草滋櫺檻風來動芸  
香之苾苾綺疏日映見鉛槧之纍纍覽彼縑緗請披記

傳或崇其臺以邀非望之福或遽其榭以逞荒怠之譙  
未若事惟師古政以化成樸斲之勤每弛怠於儒學黼  
藻之飾不加責於檐楹

李端送耿拾遺使江南括圖書詩 驅傳草連天涼風  
滿樹蟬將過夫子宅亦問孝廉船漢史收三篋周書採  
百篇別來將有淚不是怨流年

劉勰宗經 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  
辭立曉而訪義方隱 故論說詞序則易統其旨詔策

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  
禮總其端紀傳移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  
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  
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

李令琛書史百家 日月光天星辰助其明耀江河紀

地猷澮資其廣深俱麗於乾綱同歸於坤一作坎軸況六

經既出百子並驚萬卷五車七畧四部組織仁義琢磨  
道德雖非全璧之珍亦是連珠之寶當有求書之官遠

探禹穴近開汲塚之文具修蠹簡或陰陽不謬朱紫自  
分仲任叢殘之譏並非通論稚川翡翠之喻實得大方  
豈重以芟夷加之翦截敢申直筆以塞異端則有百兩  
之篇張霸所喜七分之術京房獨精陳農訪天下之書  
荀勗決塚中之策識二簡者束皙觀四轍者穆王京兆  
耆舊之篇創於光武陳留神仙之傳起自阮蒼劉向修  
孝子之圖梁鴻首逸人之記

文學部

經



梁簡文帝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 疑闕永

闕踰弘農之洞啟辭河既吐邁龍門之已鑿

宋洪邁謝賜御書周易表 法始四營莫辨乎易文兼五

典皆聚此書續東魯之韋編發先秦之竹簡意廣大而

莫測辭灝噩以難窺其在累朝以為古訓顧宣帝立梁

丘之學豈革芟茲之談彼明皇覩洪範之篇徒改陂頗

之字未有留神乙夜探賾前經刪妄論於九師掇微言

於四代寫之懔帙示於緡紳體飛動於龍鷹義昭回於

日月月將日就彰聖學於祇勤墨妙筆精竦侯藩之瞻  
戴識際道真行高世表垂衣裳而致治蓋取乾坤廣  
視聽以御圖一似堯禹故此躬行之至見於心畫之間  
教兼備於臣隣賜不殊於中外秘書深刻已參神化之  
孝經方國咸頌遠陋漢光之手札

孔穎達周易正義序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  
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  
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

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  
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  
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  
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  
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  
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  
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  
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

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

能及之

已上  
易

孔穎達尚書正義序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

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  
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  
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  
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

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  
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  
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  
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  
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  
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  
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  
精未聚儒雅與深窅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

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但古

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  
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  
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魁顧彪劉焯劉炫  
等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  
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  
颺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  
良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

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

開獎之路

已上書

梁簡文帝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 東

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紹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

觀斗儀而命禮以為陳徐雅頌膏肓匪一燕韓篇什痼

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箋釋南郡太守空為異序庶令

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

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已上詩

宋景德二年頒行公羊傳勅 國家欽崇儒術啟迪化  
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緇素皎若丹青  
乃有前修詮其奧義為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  
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既久譌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  
刊正歷歲時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  
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廣頒行

春秋第一問 孔聖屬詞丘明同恥裁成義類比事繫  
年居體元之前已有先傳在獲麟之後尚列餘經豈脫



簡之難徵復絕筆之云誤子產遺愛也而賂伯石叔向  
遺直也而戮叔魚吳季札附子臧而吳衰宋宣公捨與  
夷而宋亂陣為鵝鸛戰豈捷於魚麗詛以犬雞信寧優  
於牛耳子集有之字所習也為予言之

左氏傳第一道 問魯史之文先師用明於王道漢武

之代左氏不列於學官誠義例之可觀集作終誣豔而

多失鳳凰啟兆陳氏不得不昌鸚鵡成謠季氏不得不

叛既未然而前定於立教而謂何同恥釋經豈其如是

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嫌良八之占於魚山為何象因生因  
謚未詳命氏之殊德命類命請數制名之義一作集生既  
充賦無辭說經

呂溫代國子陸博士進集註春秋表 庶因儀鳳之辰

永洗獲麟之恨 憫世降而托始於東遷悲道窮而絕

筆於西狩一十二公之事炳若日星二百餘年之權凜

乎衮鉞道名分於一統為斷例於五經 操典禮命討

之權謹王伯夏夷之辨 傳之者失短失俗而失誣擬

之者或僭或亂而或散 子夏不能措詞元凱猶其成

癖

齊謝朓謝隋王賜左傳啟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

挾冊慈勗下帷朓未睹山笥早惜河藉業謝專門說非  
章句庶得旣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籛金耻  
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晉范甯春秋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  
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

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  
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  
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  
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  
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 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  
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  
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  
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於是就太師

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  
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 該  
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  
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  
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  
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  
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  
典也 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

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  
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  
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  
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  
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  
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  
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  
是嫡庶可得而齊也 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

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  
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辨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  
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  
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  
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

已上春秋  
并三傳

梁簡文帝謝勅賈中庸講疏啟 若睹玄珪如觀金板

浴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彩氤氳 周武上聖

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極訪六儻於萇弘未有懸鏡獨

曉仰均神鑑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慙正名百物軒轅  
為陋

唐歐陽詹大學博士講禮記記 沒階雲來即席鱗居

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  
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  
乎學者之耳河傾於懸風落於天清泠灑蕩幽遠無泥  
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氷釋於心泉

禮記第二問 三代之弊或樸或薄六經之失或愚或



誣夫以殷周之理道詩書之述作施於風俗豈皆有所  
未至耶輟祭納書誠為追遠執戈桃園無乃傷恩何二

者之相反耶兩楹坐奠歎有切於宗子九齡魂交數能  
移於與爾何二者之不一耶山節藻稅豚肩狐裘皆大  
夫也又何相遠耶檀弓袒免子游哀麻何如直諒而忠

告之耶各以經對

已上  
三禮

唐明皇孝經序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

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

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  
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躋駁尤甚至  
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  
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  
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  
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  
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  
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

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  
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  
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  
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  
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晉郭璞爾雅序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  
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  
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擣翰者之華苑也

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旣辨其業亦顯英儒贍  
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  
揆擣昧少而習焉復綴集異聞會萃舊說考方國之語  
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闕羣言剔其瑕礫塞其蕭稂  
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  
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  
涉乎此也

宋孫奭孟子正義序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

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  
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  
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  
猶泝水懷山時晝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  
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  
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  
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

於此乎

已上  
雜經

文學部

史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臣聞智周則萬物自賓鑒遠

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粗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壽書銓序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

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畧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闕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

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固不畢取以補其缺或同  
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  
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  
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自  
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  
色成文蜜蠶以魚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  
臣實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繪既謝淮南食  
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

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

宋曾公亮進新唐書表 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

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輯闕亡黜正偽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 以為商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



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

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

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

所憫於是云云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

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

於前其文則損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

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依據纖悉網條具載別錄

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

歐陽修 宋 祁 范鎮 王疇

宋 敏求 呂夏卿 劉義史

司馬光 進資治通鑑表

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踈

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常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知之性敷文明之

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  
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  
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  
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菓餌以內臣為  
承受眷遇之隆近古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  
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  
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  
喪元未足報塞苟知力所及豈敢有違會差知永興軍

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  
差判西京留守御史臺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  
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  
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傍  
採小說簡牘盈積浩如涔海抉擿幽隱較計毫釐上起  
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  
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  
又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

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  
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  
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  
左右顧以鴛塞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  
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  
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  
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  
賜省覽監前世之興哀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

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李燾進續通鑑長編表 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

鑑也先使其寮採摭異聞以年月日時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畧今唐紀取祖禹之六百卷刪為八十卷是也臣今所纂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

通鑑長編可也旁采異聞補實錄正史之闕畧參求真

是破巧說偽辨之紛紜益以昭明祖宗之豐功盛德區

區小忠或在可錄紀一祖八宗之盛德至善義寧止

於百篇聚九朝三世之各見殊聞事必傳於兩說惟折

諸聖迺得其真臣網羅收拾垂四十年綴葺穿聯踰一

千卷牴牾何敢自保精力幾盡此書非仰托大君之品

題懼難逃衆人之指目漢孝宣稱制決疑故事最高於

甘露我神考錫名冠序治鑑莫毀於元符豫席恩言比

迹先正臣死且不朽

元歐陽玄進宋史表

臣等編劇分局彙萃為書起自

東都迄於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纔一再期考夫建  
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平之潤色慶厯皇祐以忠厚美  
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紊憲章馴致紹聖紛紜崇寧荒  
亂治忽昭陳於方冊操存實本於宮庭若乃建炎紹興  
之圖存乾道淳熙之保乂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  
則臣辱主憂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日蹙封疆



顧乃拘信使以渝盟納叛臣而侵境由姦權之擅命啟  
事釁以召兵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  
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  
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衆言彘亂於當時大誼昭  
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  
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彝倫賴  
是而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寡識而輕  
信至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槩聲容盛而武備

哀論建多而成効少且辭之煩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舊史之傳述既多雜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去取權豐約以損增事嚴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於玩愒臣等忝司當揆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効之志無窮倘垂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鑒于有夏鑒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

柳虬上周太祖書 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

人莫之知何止物議橫生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  
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  
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

唐羅衮謝監修相公啟 固以時屬叡文事當修舉列  
聖之青編再輯盛朝之鴻藻將鋪是宜對季札以歌唐  
求孟堅而述漢然後可以昭彰一代鳥奕千齡如衮之  
才非此之任誠欲奉身而退瀝懇以辭無傷棫樸之風  
自適輪轅之用 一家之言莫就空慕馬遷三國之志

未聞實慙陳壽 乍替筆於宸軒復和鉛於綸閣中書  
肆入寧同著作之郎相府依棲乃類司徒之掾分誠已  
過恩亦太隆既辭讓以難諧但憂兢而固寘穀梁清婉  
休校力於短長王隱混淆預甘心於譏誚

劉知幾史通斷限篇 若四裔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  
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鼈橋獲濟吐谷渾因  
馬鬪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  
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

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他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

文學部子

梁劉勰諸子 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俊又蠶起孟軻膺

儒以罄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

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

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勲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

綴以街譚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筭並飛辯以馳術饜

祿而餘榮矣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煙燎之毒不

及諸子逮漢成普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略芬非九流鱗萃

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今魏晉作者間出譎言

兼存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 研夫荀孟

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數而言練列禦寇之書  
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  
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  
渺渺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  
得其要春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鑿遠  
而體周淮南泛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彩而辭氣  
文之大畧也

文學部

集

盧照隣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痛乎王澤旣竭諸侯為  
麋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一滅舊章  
大愚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岳之高煙儒士投坑變蓬萊  
之巨壑樂沈於海河間王初睠睠於古篇禮適諸夷齊  
叔孫乃區區於綿蕪

又南陽公集序 含毫顧盼漢家之城闕風烟逸韻縱  
橫秦地之林泉魚鳥黃山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參  
聞寶思南津弔屈去逐蒼梧之雲西路悲昂來挽葱巖



之雪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儀沙塞朝廷顛沛必歸於  
漢是使名流俱至親翰聞門愛客相尋難談滿席嚶嚶  
好鳥花欲白兮柳將菲漼漼遊魚蓮欲紅兮蘋可望綠  
樽恒湛齊閣臨霞綺札逾新園亭坐月

文學部

政書

唐呂溫代百寮進農書表 臣聞不愛牲玉祈穀于園

丘可以致誠未足以勸農躬秉耒耜藉田於千畝可以  
示勸未足以教人必也殷天地之和順陰陽之理利其

器用精厥法式行之而不倦動之而不勞四海靡而風  
行百姓迷其日用弘我政本實惟農書伏惟睿聖文武  
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儉捐金而寶穀菲食而粒  
人考堯典以授時稽禹貢而任土潔粢盛而大事在祀  
銷劍戟而盡力為農豐年屢薦於郊歌嘉瑞繼書於國  
史而不自滿假惟懷永圖每至獻歲載陽仲春初吉俯  
察土膏之候仰視晨正之祥經始歲功道揚生德徵有  
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深居穆清親覽奧妙匪崇朝

而盡更田畝不出戶而遍洽人情見捋草坯土之艱知  
寒耕熱耘之苦宸心感念眈畝昭蘇一歎而時雨先飛  
三復而春雷自起臣等業慙學稼祿過代耕親承務本  
之風日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觀玉燭於氤氲九扈孔  
修賀生靈於富庶

唐柳宗元進農書表

平秩東作虞書立制倣載南畝

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 惟新  
令節益厲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

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而睿覽勤勞率下  
超邁古先

曾鞏謝賜唐六典表

繼貞觀之造邦維開元之稱治

財成唐典本庶務於尚書則象周官綴舊聞於經禮行  
之當世垂及方來 接五聖之休期振千齡之絕業號  
令風采卑秦漢而不言綱紀文章體唐虞而特起爰因  
廣覽俯逮遺編俾加鏤板之傳賜及在廷之士 竊典  
故之緒餘少裨寡陋審官儀之委曲益勵疲駑

實儀進刑統表

虞帝聰明始恤刑而御物漢高豁達

先約法以臨人蓋此丹書輔於皇極禮之失則刑之得  
作於涼而弊於貪百王之損益相因四海之準繩斯在  
如銜勒之持逸駕猶郭郭之域羣居哀矜在念欷恤  
為懷網欲自密而踈文務從微而顯乃詔執事明啟刑  
書俾自我朝彌隆大典貴體時之寬簡使率土以遵行  
國有常科吏無敢侮刑統前朝創始羣彥規為貫彼  
舊章采綴已從於撮要屬茲新造發揮愈合於執中

幸偶文明謬參憲法金科奧妙比虧洞達之能丹筆重  
輕徒竊討論之寄將塵睿覽唯俟嚴誅

上官儀為李秘書上祖集表 臣聞漢朝中葉陳農求

訪於圖書魏歷初基袁渙請收於篇藉遂使容臺增飾  
丹府載輝雅道照於前古風流被於末裔陛下睿德緯  
天神功光表截海班朔益地延圖垂衣視典探羣玉之  
幽蹟虛已緣情動兼金之歌咏由是芸香秘室青簡具  
陳璧水上庠漆書咸集

宋陳瓘進四明尊堯集表

猷畝愛君精誠雖至芻蕘

議政迂濶難行葵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

因睿斷許首危衷 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

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踰望雖隔於戴盆

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

議奸時之罪 天大普容日明徧照覽熙豐記動之史

倣虞夏採詩之官咨輿議於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纂

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丕承之美茲

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之歡 宣宗當紹獻之時

寧容德裕之奮語武帝以述景為事忍事馬遷之短辭  
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  
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強勢難  
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履之  
辨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  
之說聖主獨斷乃為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  
企想而有待



文學部 說

顧況戴氏廣異記序 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檣杵為黃

熊彭生為大豕萇弘為碧舒女為泉牛哀為虎黃母為

龜一作鱉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武都婦人化為男成

都男子化為女周娥殉墓十載却活羸一作姬暴市六

日而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窈窕

莫可紀極古者青鳥之相冢墓白澤之窮神姦舜之命

夔以和神湯之問革以語怪音聞魯壁形鏤夏鼎玉牒

石記五圖九篇說者紛然故漢文帝召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怪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潢

一作橫

之洞冥顏黃門之稽聖侯君素之精

一作旌

異其中

神與顧君真誥周氏之冥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錄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辭標準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國朝燕梁四公傳唐

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錄  
至如李廩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

文學部

藏書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 爰自卦起龍圖文成鳥篆墳典

開其緒丘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  
誥若覆篲之為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祚而又闕里自  
衛將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  
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鼓王風於九合閭閻焉闢儒門

於百代既而雅道雖廢學者未哀挾冊如林遂偶縱橫  
之運懷經成市俄屬坑焚之灾下土怨咨上天迴睠咸  
洛基命懸賞而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啟膠庠人拾  
青紫家握鉛素求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闡收竹書於  
汲冢異說者無遺逮乎有隋失御羣凶競逐辟雍蔓於  
荆棘延閣殫於煨燼孟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一作非  
度四部隨岳敷而分崩淹中稷下博古洽聞之生盡殄  
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皇帝仰膺靈

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外操征伐而  
清天步橫崑海而紐地維橐弓矢於靈臺執贄者萬國  
張禮樂於太室受職者百神蒼昊降祥黔黎禔福置成  
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揚班與潘江霧  
集搢紳先生聚蠹簡於內輜軒使者採遺篆於外刊正  
分其朱紫繕寫埒於坵山外史所未錄既盈太常之藏  
中經所不載盛積秘室之府比夫軒皇宛委穆滿羽陵  
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秘閣何異乎牛宮之水爭浮天於

谷王蟻垤之林競拂日於若木也帝聽朝之暇屬意斯  
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賾紆樓船於學海獲十城之珍駐  
羽蓋於翰林奉三珠之寶以為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  
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自非總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  
而共其轍則萬物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  
然則魏之皇鑒登巨川之濫觴梁之遍畧標崇山之增  
構歲月茲多論次逾廣類苑耕錄齊玉軼而並馳要畧  
御覽揚金鑣而繼路雖草創之指義在廉也而編錄之

內猶多遺闕並未絕雲而負蒼天杜尉羅之用激水  
而縱溟海息鈎餌之心帝乃親縈聖情曲留玄覽垂權  
衡以正其失定準繩以矯其違頓天網於蓬萊網目自  
舉馳雲車於策府轍跡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  
大備

楊盈川登秘書省閣詩序 若夫麒麟鳳凰之署三臺  
四部之經周王羣玉之山漢帝蓬萊之室觀星文而考  
南北大象入於機衡披帝冊而質龍神負圖出於河洛

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劉向沈斫揚雄寂寞之  
士於茲翰墨馬融該博傅毅文章之才此焉游處  
周庾信漢武聚書贊 獻書路廣藏書枉開秦儒山谷  
漢聞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文學部

好學

晉東哲讀書賦 耽道先生澹泊閒居藻練精神呼吸  
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紉素而讀  
書抑揚嘈噴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



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  
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  
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  
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蔣防螢光照字賦

士有閱簡策尚專精恒俾夜而作

晝每聚螢以襲明期照燭於無隱俟沈研而有成縹帙  
時開玉篆共丹輝並耀銀鈎下映繁星與片月俱生惟  
幌之際微明舒蔽或熠熠以光吐復離離而珠綴俯而

察煥乎呈科斗之文靜而觀炯爾見雕蟲之藝諒依人以明道匪韜光以自衛

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

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

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豈特豹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  
瑩襟靈於

藝圃散耳目於書林

下帷覃思穿林嗜古蓬山雲觀

之書羣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冢遺編無不日覽萬

言暗藏三篋

陸游江西到任謝表 臣稟資迂愚立身羈馭偶竊犁  
鉏之餘暇妄窺述作之淵源累然自力於簡編老之將  
至過矣見稱於流輩轉而上聞

晁補之答賀李祥改宣德啟 粵從幼學夙有俊聲下  
帷未省窺園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

梁劉孝標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  
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疊疊於緗紉閱微言於殘  
竹啜飲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

迴塘莫辨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索詳觀圖牒  
擗管聯冊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  
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之名山播  
於士大夫哉

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 恥一物之不知惜寸  
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懸梁雖玄晏書淫文勝經溢  
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顛墜研岸無以異也

宇文道庾信集序 穿壁未勤映螢逾甚若乃德聖兩

禮韓魯四詩九流七畧之文萬卷百家之說名山海  
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魏墳縹帙緗囊之記莫不窮其枝  
葉誦其篇簡豈止仲任一見之敏世叔五行之速

任昉王文憲序 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  
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  
書海上名山之旨沉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  
總制清衷遞為心極

王僧孺伏海府君集序 至於神經怪牒綠筍丹筒金

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秘在瑤臺而君莫不徧探  
冥蹟具閱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違賈馬盧鄭非  
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躋謬二義可辨未值高卿之疑  
九事非難不逢平叔之問

庾信高鳳讀書不知流麥贊 高鳳好學專心不迴留  
連經苟對玩書臺石門雲度銅梁雨來來麥流雖遠書卷  
猶開

楊炯楊去盈墓誌銘

朱穆將學中食忘殮譙周研精

欣然獨笑張華四海之內若指諸掌班固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文學部 講論

浩虛舟解議圍賦 王子猷之延賓暇時偶切磋於經史遂交戰於言詞出奇而彼力方壯向敵而吾矛莫持阻鞞口而不通去來都絕閉赤城之深固中外生疑既而謝婦側聆翠帷潛至察攻討之餘勢知勝敗之有自情甲遂闢縱堂上之奇兵靈府忽開出身中之利器是

用自伐期乎不爭因漁獵之近習得籌謀之至精縱吟  
嘯為鼓鼙之雄倍增其勇察顏色為風雲之候暗識其  
情俄執訊於折角將犒師於重席驗運輸而經筭不  
窮察苞裹而智囊猶積是以扞格斯闢書文必同逆無  
不服滯無不通義櫓罷持倒載於德車之上仁寶悉獲  
橫行於王道之中故得學海長清言讎不起百家咸湊  
其軌轍六籍各分其疆理

文學部

文章



晉陸機文賦 佇中區以玄覽願情志於典墳遵四時

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心慄慄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  
之清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  
反聽耽思傍訊精騫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曛曠而  
彌鮮物昭皙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  
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  
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

峻收百世之闕文探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  
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  
部考辭就班藏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  
或緣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  
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齟齬而不安  
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  
於筆端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  
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霈乎寸心言恢

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  
粲風飛而焱豎鬱雲起乎翰林 故夫夸目者尚奢慙

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  
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  
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  
平徹以閑雅說煒曠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  
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  
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暨音聲之

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  
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  
傷考殿最乎錙銖定去留於毫芒 立片言以居要乃  
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  
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爛若縵繡  
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閤合乎曩篇雖杼軸於子  
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若  
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立而特峙

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石韞  
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  
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托言於短韻對窮  
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  
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  
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  
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  
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

合務嘈囀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  
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  
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  
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  
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  
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  
節以投袂歌者應弦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亦非  
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子膺之所服練世情

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  
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  
乎並育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  
止藏若影滅行猶響起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  
紛葳蕤以馭選唯豪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  
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覽營魂以探賸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  
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

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  
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配霑潤於  
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杜甫寄李十二白詩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

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

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

殿清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夙心親未負幽栖志

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



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隣處士禰衡俊諸生  
原憲貧樵梁求未足意以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  
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  
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王建寄上韓愈侍郎詩

重登太學領儒流學浪詞鋒

壓九州不以雄名殊野賤唯將直氣折王侯詠傷松桂  
青山瘦取盡珠璣碧海愁序述異篇經總核鞭驅險句

物先投碑文合遣貞魂謝史筆應令詢骨羞清俸探將  
還酒債黃金旋得起書樓客來擬設官人禮朝退多逢  
月下遊見向雲泉求住處若為知薦一生休

羅隱感德叙懷寄上羅鄴王詩 盛業傳家有寶刀况

聞餘力更揮毫腰間印佩黃金重卷裏詩裁白雪高宴

罷嘉賓吟鳳藻獵迴諸將問龍韜分茅列土纔三十猶

擬回頭賭錦袍 脉散源分歷幾朝縱然官宦只賓僚

正憂末派淪滄海忽見高枝拂絳霄百萬貔貅趨玉帳

三千賓客冠金貂良時難得吾宗少應念哀門久寂寥  
張子容贈司勳蕭郎中詩 作相開黃閣為郎奏赤墀  
君臣道合體父子貴同時國以推賢答家無內舉疑鳳  
池真水鏡蘭省得華滋未睹風流日先聞所賦詩江山  
清謝朓花木媚丘遲吏部來何暮王言念在茲丹青無  
不可霖雨亦相期昔我投荒處孤烟望島夷羣鷗終日  
狎落葉數年悲漁父留歌詠江妃入興詞今將獻知己  
相感勿吾欺

唐代宗答王縉詔 卿之伯氏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  
行周雅長揖楚辭調六氣於終篇正五音於逸韻泉飛  
藻思雲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誦於人口久鬱文  
房歌以國風宜登樂府眎朝之後乙夜將觀石室所藏  
歿而不朽柏梁之會今也則亡乃眷棣華克成編錄聲  
猷益茂歎息良深

王勃上九成宮頌表 臣聞帝機無朕道洽則時邕靈  
化不言功成則頌顯伏惟陛下體元纂極模神建隧棟

梁三氣庭衝六合松軒夜警香冥姑射之心茅殿晨凝  
寥廓峒山之駕臣霑風太上庇影華胥仰衢室而無階  
候襄城而有地雖望卑平叔空勤景福之詞而文謝子  
雲願竭甘泉之思謹憑天造輒貢九成宮頌二十四章  
攀紫墀而絕望叫丹闕而累息

李嶠謝撰德懿太子哀策文降勅褒揚表 昨奉勅令  
臣撰懿德太子哀策文臣術異懷蛟藝非吞鳥四科函  
丈多謝於文學士子登筵有慙於詞賦恭聞聖旨輒奏

庸音豈足以褒敘重離激揚三善宣睿慈之惻愴述天  
顧之綢繆曲降絲綸猥垂剪拂諭之以雲間日下方之  
以陸海潘江飾嫫母之容加其粉澤瑩砒砒之質發其  
光彩雖宋玉大言見褒於楚國公孫下策蒙賞於漢朝  
無以比此揄揚方斯恩渥欽戴紫紱伏銘玄造仰高天  
而發悽顧短札而成羞

唐李善進注文選表

道光九野縉景緯以照臨德載

八埏儼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

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義繩之前飛葛天之浩  
唱媧簧之後揆叢雲之奧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鐘  
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  
鞞輓於遙年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  
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驚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  
梁宏材彌劬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員問寢居肅成而  
講藝開博望以招賢塞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  
巡絲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比徑寸之寶故撰斯一

集名曰文選後俊英髦咸資準的伏惟陛下經緯成德  
文思垂風孰可撮壤崇山道涓宗海臣蓬衡藁品樗散  
陋姿汾河委筭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  
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  
餘之暇弋釣書部願言註輯殺青甫就輕用上聞啟帚  
自珍緘石知繆敢有塵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

庾信謝滕王集序啟 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懸映如  
傳闕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壁若夫甘泉宮裏



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  
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  
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闕西孔子譬其稟  
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  
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汎酒鸚鵡承  
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况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陽  
之尉既成為喜之因舂陵之侯便是積慶之地其本乏  
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業陽九劣免儒劓江陵百六幾

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  
比年痾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  
氣之悲實有窮途之恨是以精采瞽亂頗同宋玉言辭  
蹇吃更甚揚雄一吟一咏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  
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  
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  
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至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  
從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

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  
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  
玉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  
之重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  
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鄙縣菊泉差能  
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  
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腹尺素鳳足  
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

唐王勃上武侍極啟 某聞玄螭掩耀光銷赤堇之芒

白鶴摧輝影滅青胡之寶由是紫氛霄耿指牛漢而忘  
歸丹水神迷道驪泉而罔悔其有龍文已遠輕圖剽兕  
之功魚目濫持自疑靈虵之色循榮覽分朝聞夕可君  
侯締華椒閣席寵芝扁粲貂冕於金軒藻龜章於玉署  
月開鷹鏡懷精鑑以分形霜湛虬鐘蘊希聲而待物吞  
九溟於筆海若控牛涔抗五岳於詞鋒如臨蟻垤馳魂  
露谷忻逢紫岫之英驛思霞丘佇接青田之響某北巖

曲藝東臯下節攀翰苑而思齊儔文風而立至迹疲千里未陪丹轂之遊葉契三英尚隔黃衣之夢謹憑洪貸輒錄舊文輕敢上呈列之如右涓波有託望日谷以馳誠鐘鼓無施伏雷門而假息

駱賓王上兗州刺史啟 縵綺萼於詞林絳仙花於筆

苑文江翻浪織玉漱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連於濯錦

李商隱為李貽孫上李德裕啟 提枹於絕藝之塲班

揚掃地鞠旅於無前之敵江鮑輿尸 詞窮體物律變

登高文星留伏於筆間綵鳳翱翔於夢裏

李商隱為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啟 當時人物何哉唯  
效於褚公邇日風流杜又難方於衛玠加以弘成與石  
郭璞傳毫渙水儻來皆逢藻繪荆峰若至只有球琳合  
沓縑緗縱橫筆硯三都作序不勞皇甫士安萬乘為僚  
只有東方曼倩

溫庭筠上鹽鐵侍郎啟

素勵顓蒙常恥比興未逢仁

祖誰知風月之情因夢惠連或得池塘之句莫不冥搜

刻骨默想勞神未嫵彭澤之車不歎萊蕪之甑其或嚴  
霜墜葉孤月離雲片席飄然方思獨往空亭悄爾不廢  
閒吟強將麋鹿之情欲學鴛鴦之性遂使幽蘭九畹傷  
謠詠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援之路斷

梁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書 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  
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  
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  
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

徐陵與李那書

獲殷公所借陪駕纜南入重陽閣詩

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  
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竹松參差若  
見三峻之峯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  
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  
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  
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  
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



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

名縣

之作特

會幽襟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賒遠擅特  
高峰間上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  
環諷詠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  
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  
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填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  
劍尚不阻來韓子雙環必皆希見莫不以好龍無別木  
雁可嗤載望瓊瑤因乏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

盡言但聞又繫

李那答書

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

嗣弱年有志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  
時安筆硯嘖者難巧學步非工恒經牧孺之譏屢被陳  
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  
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  
雕終慙比德楚軍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  
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

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鴛其鳴矣懸豫章之床置  
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  
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伸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

纘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

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於  
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  
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  
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

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瑇瑤屢酌鸚鵡驟  
傾伊昔三邊久留四載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  
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噴薄是以沈吟短翰補  
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又答新渝侯和詩書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  
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  
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  
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今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

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  
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周庾信趙國公集序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

禹吹筠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  
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  
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  
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  
厯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

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  
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燭蛟龍之氣昔者屈  
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  
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  
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  
使言垂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  
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梁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 編緝緗於七閣彈竹素於

九流 於是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嚮  
樽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 屬文之體鮮能周備  
長卿徒善既累為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  
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  
修今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  
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  
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  
文在斯

楊炯王勃集序 先鳴楚館孤峙齊宮乘忌側目應劉

失步 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埏馳騁於思緒萬

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搖文

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茲

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

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勢非鼓

怒以為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

之固粉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



豁如辭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 於是窮著蔡以  
象告考爻豕以情言既乘理而得玄亦研精而徇道虞  
仲翔之盡思徒見三爻韓康伯之成功僅踰兩繫君之  
所注見光前古與夫發天地之秘藏知鬼神之情狀者  
合其心矣 陳羣稟太丘之訓時不逮焉孔伋傳司寇  
之文彼何功矣

晉書機雲傳論

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

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

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  
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沈約謝靈運傳論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  
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  
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  
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  
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  
響晉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南乃以情

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  
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  
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  
相慕習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  
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  
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  
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  
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於義熙

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  
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  
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  
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  
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  
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歷

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  
朔風之句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  
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  
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  
得之此言非謬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

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

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

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咏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  
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敘惟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  
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憂患音宙辭炳曜  
符采複隱精意艱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音端詩  
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  
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  
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斯民之耳目矣

詮賦

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譚實始淫麗

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鵬  
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蕭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約  
以雅瞻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璋之風  
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詞賦之流也及仲  
宣靡密發端必適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勲  
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  
伯梗槩情韻不匱亦晉魏之賦首也

頌讚 原夫頌惟典雅辭必精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

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  
以樹義 容體底煩勲業垂讚鏤影螭文聲理有爛年  
積逾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祝盟 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  
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真子毆疫同於  
越巫之祝

誄碑 論其人也曠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



聽詞如泣 石墨鑄華顏影豈忒

哀弔 必使情性會悲文采引泣乃其貴耳

諧隱 華元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  
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為俳也又蠶蠅鄙諺鯉首  
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詞隱言亦無棄矣

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咎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  
人歌被玉而呼庫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  
以海魚莊姬托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

詔策 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

出如紆不反若汗是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  
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文書是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  
來葉矣 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  
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  
風雨之潤敕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燹伐則聲  
有荐雷之威青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勅法則  
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畧也

檄移 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

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詞罰罪非  
惟致果為毅亦且厲辭為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攬  
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  
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  
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 凡檄之大體或述此

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標著  
龜於前驗懸鑿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

馳旨煒燁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

封禪 茲文為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

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  
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鉅辭成廉鏘則為偉矣  
章表 左雄奏議臺閣為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

奏啟 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  
函人欲全天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  
昇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坳孟軻

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  
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復似  
善罵多失折衷若能潤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  
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為功  
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  
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流黑市無縱詭  
隨聲動簡外乃絕稱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議對 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

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輯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苟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游辭所埋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

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 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麇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

書記 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 才冠鴻筆多踈尺牘譬九方歎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神思全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

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

焉動容視通萬里吟咏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

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

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

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遊心是以

鈞陶文思貴在虛靜䟽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

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



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  
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途競萌規矩虛位  
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  
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詞前暨乎篇  
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  
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踈則千里或理在方  
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  
術無務苦慮合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

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

若學淺而空遲才踈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  
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  
聞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  
心力矣若情數詭襍體變遷質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  
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  
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  
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  
語斤其微矣乎

體性 是以賈生駿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  
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  
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  
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  
駭嗣宗倣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  
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重矜故情繁而辭隱觸  
類以推表裏必符

風骨

全

詩總六義風貫其首斯乃化感之本原志氣

之符契也是以怵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充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孕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

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鞞筆乃其骨髓峻

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詞宗乃其風力道也能鑒

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

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

氣體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

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

並重氣之旨也夫暈釋翟備色綉翫百步肌豐而力

沉也鷹隼乏彩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力才有

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  
囿惟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  
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  
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  
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畧舊規馳鷲新作雖獲巧  
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  
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  
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

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通變 確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淡何則競今踈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畧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脩閱然近附而遠踈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



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錦必歸藍倩矯訛翻淺還宗經  
誥斯斟酌乎文質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變  
通矣 采如宛鴻之奮鬣光若長離之振翼乃穎脫之  
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  
萬里之逸步哉

定勢 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  
然之趣也 漪水不激槁木無陰

情采

金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

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  
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  
敷寫氣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縟  
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  
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  
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孝  
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  
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辨雕

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辨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

說藻飾以辨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

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

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

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辨麗本

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

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者詩人什篇為情而

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

志思蓄憤而吟咏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  
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  
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  
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踈  
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而  
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翮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  
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  
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

聯詞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詞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  
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褰衣  
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  
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  
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  
章彬彬君子矣

鎔裁 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  
不生鎔則綱領昭暢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

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初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 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事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駿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畧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鍊鎔裁而曉繁畧矣

聲律 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唇激齒之異庶

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瑟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為聽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心與聲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亦文家之吃也

章句 其控引情理送往際會譬言舞容迴環而有綴兆

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 尋詩人擬喻雖斷  
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  
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旨故  
能外文綺交內義脉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  
明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

夸飾 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舸說多  
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  
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



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  
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云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  
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  
盛飛廉與鷩鷩俱獲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饜屈原張  
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魑魅惟此水怪  
亦非魍魎而虛用濫形不其踈乎

事類 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

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藉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 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閒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

養氣 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滙辭鑄

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研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勵至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感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

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  
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  
懷逍遙以針勞譚笑以藥倦常弄閒於才鋒賈餘於文  
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  
之一方也

附會 是以四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  
此去留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  
異音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

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  
表而履謹並理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  
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  
心敏而辭富也

物色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  
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  
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  
出日之容漻漻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

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歲隄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摸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淫麗而繁句也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日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文學部

書問

劉禕之酬鄭沁州詩 麒麟閣一代良熊軒千里躅緝圖

昭國典按部留宸矚匪厭承明廬佇兼司隸局芸書暫  
輟載行使方臨俗節變風緒高秋深露華澍寒山斂輕  
靄霽野澄初旭已覺長年悲誰堪岐路促遙林征馬迅  
別館嘶驂跼雅贈響擬金索居睽倚玉悽斷離鴻引勞  
歌思足曲

楊炯和酬虢州李司法詩 唇齒標形勝關河壯邑居

寒山抵方伯秋水面鴻臚君子從遊官忘情任卷舒風

霜下刀筆軒蓋擁門閭平野芸黃遍長洲鴻雁初菊花  
宜泛酒蒲葉好裁書昔我芝蘭契悠然雲雨踈非君重  
千里誰肯惠雙魚

李白代佳人寄翁參樞先輩詩 等閒經夏復經寒夢  
裏驚嗟豈暫安南國風光當世少西陵波浪過江難周  
旋小字挑燈讀重疊遙山隔霧看直是為君食不得書  
來莫說更加飡

劉長卿奉寄婺州李使君舍人詩 建隼罷鳴珂初傳



來暮歌漁樵識太古草樹得陽和東道諸生從南依遠  
客過天清婺女出土厚絳人多水日空相望流年復幾  
何崖開當夕照葉去逐寒波眼闇經難受身閒劍懶磨  
似鵬占賈誼上馬識廉頗窮分安藜藿衰容稱薜蘿只  
應隨越鳥南翥託高柯

包佶酬于侍郎湖南見寄詩 桂嶺千崖斷湘江一派

通長沙今賈傅東海舊于公章甫經殊俗離騷繼雅風  
金閨文作字玉匣氣成虹翰墨時無侶丹青夙在工主

恩留左掖人望積南宮巧拙循名異浮沉顧位同九遷  
歸上畧三已契愚衷責謝庭中吏悲寬塞上翁楚材欣  
有適燕石愧無功山曉重嵐外林春苦霧中雪花翻海  
鶴波影倒江楓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避賢方有日  
非敢愛微躬

周賀投江州張郎中詩

要地無閒日仍容冒謁頻借

山年涉閨寢郡月踰旬驛徑曾衝雪公泉省滌塵隨行  
溪路細接話草堂新減藥痊餘癖飛書問苦貧噪蟬離

宿殼吟客寄秋身鍊句盈箱篋懸圖視蜀閩靜居匡阜  
近終作社中人

崔峒書情寄上蘇州韋使君兼呈吳縣李明府詩 數

年湖上謝浮名竹杖紗巾遂性情雲外有時逢寺宿日  
西無事傍江行陶潛縣裏看花發庾亮樓中對月明誰  
念獻書來萬里君王深在九重城

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 執別灞漣嗣音沮濶合璧不

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

與既官寺務煩簿領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  
察雕龍之才本博靈虵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  
容於文諷頌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  
先征夕鳥歸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遭  
迴但離潤已久載勞寤寐行聞還驛以慰相思

又答湘東王書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嗅沂水

可浴第邵南寡訟時輟甘棠之陰冀州為政暫止褰襜  
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

致足樂乎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  
愈子預赤丸尚憂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  
四屋念絕修都之香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  
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惠日暉朝道俗輻湊  
遠近畢集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關外之傷  
周南起留滯之恨

又與蕭臨川書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

初黃登舟玉河一作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

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  
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  
啟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  
未克想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襟若使弘農書疏脫  
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觀朱明  
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言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  
潮敬勗光彩

李嶠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 伏惟公等思侔天

假道合神契清襟與秋水俱映縹藻共春葩競發風雲  
感其聲律牆仞深其閫與羽陵相簡遙開博綜之門洞  
庭金石近入鏗鏘之韻固以重規坐右連華史筆深思  
匠之真筌畢文心之能事嶠學術蕪淺才藝寡薄弓冶  
遺業獨事斯文而衣冠後進多慙接武頃以三餘暇景  
四時風月斗酒娛樂嚶鳴感名春還江北時興楚客之  
謠木落淮南乍動潘生之思有同狂簡無近雅什不意  
頻降德音猥垂訪逮恭承嘉惠揣摹虛寡鑒溜水而慙

容導壽陵而慙步但以螢燭光耀尚增輝於暘谷猷澮  
微流且朝宗於水府敢緣斯義上呈如別大夫攄思空  
擬登高小子裁章顧羞調下

又上巡察覆囚使歷城張明府書 伏冀晰鑒蘭苗綴

思茅茹俾夫集螢收曜攀若華而翳景射鮒堙流沂扶  
津而飲液野籟叶編鐘之韻甘藜味和鼎之滋則樹李  
其緘反拋知執昔鯁濱據地抗嘉言於直指龍門蹈閭  
邀遠好於司隸兩賓不嫌於黷進二主無忤於歡接並



雕芳憲序灼美清流然則古之望今亦猶今之視昔矣  
投翰魄沮授簡心馳

又上雍州高長史書

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

秋水清九流於心鏡

夫引往納來江海所以深廣損

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己之求有屈位而伸道  
沉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扃鑰閫與使  
屬睇之目隔愈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仰  
賓以之失位筭容以之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為黃鶴

之舉企景之容不作真龍之遊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  
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不忽當年要  
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下  
有徇生之士矣

王勃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下官者康衢之賤耳嘗聞

闕里之言頗挂平輿之目豈不知塵形俗狀游水鏡而  
多慙枹鼓援鼙偶雷門而自失而欲刻鵠飾鳧唐突局  
餘者邪徒以登山泛海庶測高深執炬傳螢希增日月

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握珠胎而

冠月鱗軒羽殿瑤臺降卿相之榮鵲印蟬替金社發公

侯之始青臯獨唳望鴻漸而翻霞丹穴高鳴對鷓池而

矯霧嚴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

榮卧里藩維克振旣參乘暮之歌邦國不空自有康沂

之相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胸懷逸氣道文運風霜

於掌握迫青冥而構合煙霞之涯渼莫尋振滄渤以流

謙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辨羣籟

於莊軒懸匏自記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榻晨披心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言不滿於鄉黨聲不出於堂闕東海取樂於萐瓢南山畢志於文史飡花佩葉入蘭室而談玄挹露攀霞坐松扃而嘯逸揚子雲之澹泊心竊慕之嵇叔夜之道遙真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已飾小智以驚愚假勢憑時託中人而樹迹遍遊天下寒心於將相之門獨守太玄側身於名利之境嘗謂

奉琴卮於北牖詠詩禮於南陔坐商洛而折雲英臨江  
湖而採煙液生願畢矣而屬鸞扁停逸頻虛不次之階  
鶴板徵賢累發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匏瓜承達人  
一顧之榮辱公車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終屈奉常  
賈大夫之才名猶逢絳灌况庸者而可免於此乎君侯  
要津先據圖海盛於當時下官覆篲方勤為山始於今  
日雖陵深谷變終非入室之賓而晝詠宵吟敢預升堂  
之列夫以幽明不測尺標見天下之心巨細相傾寸管

合義舒之度豈非道存斯貴理在必亨霸略近發於輿  
歌皇圖不隔於芻議故有榮枯絕等奉推轂而欣然年  
勢不侔受分庭而罔愧風規可接惟君侯體之今古未  
殊則下官願矣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罩月之期露草  
滋山寸莖有梢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於  
俱立况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人遑遑藪  
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階賤質附雲足而  
追颺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名勵已蛟鱗申獨斷

之能偶跡當仁驪珠鮮閣投之懼天衢可望指鵬程而  
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

又為人與蜀城父老書 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

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  
丈不足以動時長劔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洎乎雄  
圖躡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賞凌雲之作  
威加海岳聲振廟廊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  
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

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

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剗斷

為能然後知其用哉 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沒詣梁

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沒生氣猶

存 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踈候肅而

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於風園旅雁乘秋動宵吟於

露渚 蜀都廣鎮岷嶽奧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 歸

雲止雁流曙響於東津落照開鴻寫晴規於北岸螢踈



夕砌蟬促朝林 昔者虞公再見懸光白壁之前季布  
一言猶定黃金之諾況乎交已成於杵臼道已茂於金  
蘭希照窮途遠流嘉貺若使恩裁口腹空留安邑之賓  
惠闕始終取恨昌亭之客

史祥答隋太子廣書 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  
夜起朗月孤照想鳴笳之啟路思託駕於後車塞表京  
華山川悠遠瞻仰浮雲伏增潛結

王孝藉上牛弘書 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稅不

勉慶賞不沾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一作之費有弱子之

累無強兄之親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侍闕

山迢遙齧臂為期前途邈矣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

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

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齋恨入

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

駱賓王上吏部裴侍郎書 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

讀古書見高堂九仞曾與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李路

起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霑衣何者情蓄自  
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

又上兗州崔長史啟 心波湛漢詠魄曜於黃陂情岳

干天韞風雲於稽嶽龍津共濟競忻登御之車蕪室欽  
賢必攬澄清之轡 是以佐龜陰而演化務肅萬城翼  
麟壤以宣風恩覃千里

又上兗州張司馬啟 言阿激箭浴紫貝以飛湍情岳

驚峰蔽丹霄而傑峻文條擢秀馥長坂之幽蘭筆苑揚

葩燦小山之丹桂松飈結韻縉紳藉以雌黃巖雷流光  
通賢資其月旦 緝諧麟甸下白鶴於仙庭輔弼鳧郊  
重黃金於帝里 所冀分其末照惠以餘波得預觀光  
全由唾咳儻雲鏤釋綬申其漱玉之音霜匣開輝照以  
盤蛟之影則陰山之雀敢懷飡藥之心漢東之蛇期致  
投珠之報

又上齊州張司馬啟 金波離畢零陵之石自飛瑤光  
建寅蕭丘之火暫爇

又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啟 楚暈丹質在荆南以懷慙

遼豕白頭望河東而載恧賓王散財易朽蟠木難容雖  
少好讀書無謝高鳳而老不曉事有類揚雄徒以易象  
六爻幽贊通乎政本詩人五際比興存乎國風故體物  
成章必寓情於小雅登高能賦豈圖榮於丈夫蓋欲樂  
道遺榮從心所好非敢希聲刻鵠竊譽雕蟲

又上司列太常伯啟 至若峰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  
瀾清筆海疏四瀆以朝宗登小魯之巖辨練光於曳馬

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垂秋實於譚叢絢春華於  
詞苑韓河飛箭激流翻白馬之津文江散珠圓波激驪  
龍之穴是用德茂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煥鸞池映桃  
花而曳綬

王勃上皇甫常伯啟

龍鑣就路駑駿相懸鵲鏡臨春

妍媸自遠亦有飛霜匝地蘭蕭銜共盡之悲烈火埋岡  
玉石抱俱焚之慘然則知音罕嗣流水空存至寶不同  
荆山有淚君侯飾揚芻議提獎蕪詞白圭成再見之榮

黃金定一言之重鵬鷖既接仰雲逕而將趨龍阪可登  
指星臺而有望循襟佩德撫事知恩山岳有輕河漢無  
極

又上明員外啟 金烏聳轡俯圓燧而抽光瑤兔浮輪  
候方諸而吐液斯則洪纖異數冥符造化之津高下相  
懸精契陶鈞之表故知聲同義合存長幼於三州理隔  
氣殊置山川於一面神交可託風雲於杵臼之間道不  
虛行涇渭於簪裾之列 榮加從袂上清蘭府之遊寵

奪攀輪更掌蓬山之務麟圖緝謚定榮辱於三泉鶴閣  
裁書考董猶於四部既鶴鳴雲路望偃朝端鴻漸星臺  
俯詣僉議庶平譽號李宣伯之當官雅操繩時山巨源  
之稱職 情源九派士流欣滿腹之期德宇千門詞人  
有庇身之望

李商隱獻河東公啟 有志為文無資就學雖雜賦八  
首或庶於馬遷而讀書五車遠慙於惠子 是以艮背  
却行求心自處羅含蘭菊仲蔚蓬蒿見芳草則怨王孫



之不歸撫高松則歎大夫之虛位

又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啟 某雖忝伊人亦惟華胄比  
王謝之子弟誠有重輕在嵇呂之交朋夙嘗連接而獨  
分光隣女貸潤監河野鶴天麟絕比倫於朝右髯參短  
薄困擬議於軍前竊聽重言嘗興深歎是以願馳蹇步  
誓奉光塵儻或厠錯薪之斯翹詠歸莫於自牧少窺上  
路試晚重霄擊水三千暫隨鵬運澄流十二免使魚勞  
猶能贊敘變調謳歌鎔範

又為柳珪謝京兆公啟 伏思相公直以大人頃居班  
列獲奉恩私羅照乘於驪淵覬歸昌於鳳穴未見其可  
處之不疑曾不念木朽石頑雕鐫莫就榆瞑豆重性分  
難移古人所以有以榮為憂受恩如敵斯言之作珪也  
有焉

又上尚書范陽公啟 成名踰於一紀旅宦過於十年  
恩舊凋零路歧悽愴薦襴衡之表空出人間嘲揚子之  
書僅盈天下去年遠從桂海來返玉京無文通半頃之

田乏元亮數間之屋隘傭蝸舍危託燕巢春曉將遊則  
蕙蘭絕逕秋庭欲掃則霜露沾衣勉調天官獲昇向壤  
歸惟却掃出則卑趨仰燕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

又上崔相公啟 某荆氏凡材雕陵散質謬傳清白實

守幽貞矍圃彎弓何能中鵠孔門用賦尋恥雕蟲常患  
荒蕪殊非挺拔依劉薦禰素乏梯航慕呂攀嵇全無等  
級分甘終老莫有良期既而竊仰洪鈞來窺皎鏡墳壚  
下土敢望頌形甕盎頑姿寧希鑒貌豈謂不遺孤拙曲

假生成拔於泥滓之中致在煙霄之上

又為山南薛從事謝辟啟 頃者湮淪孤賤綿隔音塵

其後從事梓潼經塗天漢初筵末席披霧睹天自邇以  
來懷思莫極鄭玄之腰腹若掛丹青崔瑗之鬚眉常存  
夢寐方思捧持杖屨廁列生徒豈望便上仙舟遽塵蓮  
府

又為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啟 重以惠劣禰生專非董  
氏殊顏回之易鑄若宰我之難雕徒欲萬卷咸披且乏

五行俱下叨從歲賦勉致文編戶戶醬瓿唯聞見辱人  
人齷齪不肯留題再困於魚登一慙於雁序然天付直  
氣家傳義方雖在顛蒙不苟述作廣絕交之論抑有旨  
焉移太常之書非無為也

又為舍人絳郡公上李相公啟  
圍減帶緩髮稀弁傾  
窅然向風目極心往

又為舉人獻韓郎中琮啟  
不授綵毫未吞瑞鳥馳名  
江左陸機莫及於才多擅譽鄴中王粲終聞於體弱

捧爝火以干日御動已先銷抱布鼓以詣雷門忽然聲  
寢不謂郎中搜才路廣登客門寬望犬附書冀雞談易  
特垂題目曲賜丹青 以卞和為玉人無不收之瓊玖  
得蹇修為媒氏無不嫁之娉婷 伏惟郎中與先輩賢  
弟價重兩劉譽高二陸比李膺則仙舟對棹方馬融則  
絳帳雙褰若某者雖陋若左思瘦同沈約無庾信之腰  
腹乏崔琰之鬚眉然至於感分識歸銜誠議報將酬楊  
寶則就崔求環欲答孔愉則從龜覓印推其異類不後

他人

又為先輩獻集賢相公啟 伏惟相公日觀同光天球

並價揚鋒露鍔則武庫常開散藻搗華則文星鎮見一

言悟主三接承恩季孟伊繇友朋蕭邴漢皇發論十萬

常愧於淮陰齊后推誠一二皆歸於仲父百度既已貞

矣九流又復諧焉牆東竈北隱淪者咸欲呈材猿飲鳥

言僻陋者皆思入貢莊生獻臂揚子拔毛三百篇之詩

更無諷刺二百年之史永絕譏嫌

杜牧謝周相公啟

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已自驚喜

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雖賢  
臣懷紱郡邸蕭育召拜扶風楊僕三組垂腰蘇秦六印  
在手較於榮忝無以為踰

張元晏謝時相啟 蒙虎皮於下駟抑以騰驤絳鵠羽  
於寒鷗教之騫者

又未召試先與奉常啟 念及孤沈獎茲顛僻遇孔梨  
之津潤別借齒牙因姜被之包容俯明肝膈



羅衮謝史館裴相公啟  
發言為褒貶之經迴顧是寒

暄之律  
雖復毛慙腹背角困藩籬何嘗不砥礪公方

琢磨文術竟以長沙地窄難呈宛轉之姿南郡鬼逢每  
受揶揄之恥

又謝宰相啟  
暄臨泰谷方知律呂之聲調境入蓬山  
孰謂風颭之道阻

胡曾劔門寄上路相公啟  
伏惟相公神資重器天縱  
偉才邦國金城朝廷玉燭文高庾月詞峻謝山纔見紫

髯便居黃閣陶鈞百辟啟沃一人議平吳皓之時雖云  
推局報破秦堅之日不廢圍碁故能早執化權久司政  
柄今則暫辭龍闕求鎮龜城將軍之細柳雖新丞相之  
鹽梅仍舊不煩壯士自伏雄圖揚麾而氛祲晨銷按節  
而妖星夜落

又謝賜錢啟 伏惟相公英風獨振偉量孤標推葛亮  
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內安宗廟外却蠻夷魚水賢良  
墳麓骨肉桃李滿於衢路金帛遍於風塵六合之中一

人而已

柳宗元謝李相公示手札啟

全錄

省錄狂瞽收撫羈

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  
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  
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舊醫門掬溜蘭室  
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  
灰之氣陳其敝帚之詞致之煙霄分絕流盼今則垂露  
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於堦井藻

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  
志若覲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  
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  
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唯  
當結草

劉禹錫謝中書張相公啟  
身侔蟬翼何以受恩死輕  
鴻毛固得其所

溫庭筠上令狐相公啟  
藐是流離自然飄蕩叫非獨

鶴欲近商陵嘯類斷猿況隣巴峽光陰詎幾天道如何  
又上宰相啟 儻張禹尊高猶為戴榮說禮鄭玄嚴毅  
便令服慎聞詩敢歎朝飢誠甘夕死

又投憲丞啟 古者窮士求知孤臣薦拔或三歲未嘗  
交語或一言便許忘年奇偶之間彼何相遠則運租船  
上便獲甄才避兩林中俄聞託契此又無由自致不介  
而親者也

又上裴舍人啟 今則阮路興悲商歌結恨牛衣夜哭

馬柱晨吟一笈徘徊九門深阻敢持幽款上訴隆私

又上學士舍人啟 荀鐸搖車邕琴入爨委悴與人之

末殘推膳宰之前不遇知音信為棄物

又上杜舍人啟 物乘其勢則鳴紀畫塗

上褒傳忽若  
慧記畫塗英

華訛作  
鳴紀才戾於時則荷戈入棘必由賢達之門乃是坦

夷之逕是以陸機行止惟繫張華孔闓文章先投謝朓  
遂得名高洛下價重江南

羅隱投湖南王大夫啟 間者龍門掌貢馬帳搜遺泉

客號咷只憂寶盡地靈惆悵不覺山空

又謝江都鄭長官啟 於半郊半郭之中有一詠一觴  
之趣為謀甚逸所得何多芳草遠山纔供掇拾晴陽媚  
景別受指撝登臨則光祿寒山悲歎則雍丘明月 將  
風霜委地之姿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刺滅屢窘輿臺  
叔夜燈殘頻逢鬼魅

顧雲投顧端公啟 儻蒙少借餘波微迴誕說當見長  
房之竹亦可為龍則知莊叟之魚終能化羽

又投戶部裴德符郎中啟 加以秦吳路阻煙水程遙  
甘滑多違問安常闕中宵夢到星漢俄沈萬里書迴槐  
檀遽改

又投戶部鄭員外啟 某聞柳文暢之遇王融初因雅  
韻劉嗣芳之逢沈約實自片辭或兩句可嘉或一篇堪  
獎則題於團扇寫在郊居遂使西邸流芳南朝溢美時  
名愈大紙價彌高今也故事具存清風盡在每因投卷  
竊賀伊人雖有負於斯文幸遭逢其至鑒



又投翰林劉學士啟 時或嚴霜屆節脫葉辭枝曲突

無煙幽窗有雪飛文月殿欲擬謝莊染翰蘭臺思齊宋

玉

又謝下第後使人存問啟 收燼枝於烈焰必假良知

出埋刃於重泉當資至鑒 委訪窮居曲傳芳訊側聆

尊旨跪聽玉音竊聞俯降咨嗟深垂憫惻初疑夢覺終  
謂風傳方當退鷁之時忽得攀龍之便

又謝徐學士啟 某嘗徧閱縑緗亦聞先達時接後來

遠則沈隱侯之獎何伯言纔聞發論近則韓文公之知  
李長吉始議及門未有曲示恩私顯留翰墨才微往彥  
遇倍昔時仰戴恩榮已增銘篆

又投刑部趙郎中啟 一別楚山四凋秦葉進惟角觸  
退則羈棲望化羽之期烏頭詎白困龍門之險魚尾將  
頽近者輒以荒蕪上千裁鑒實慚小道不副至公或自  
朋游竊聆風旨潘江陸海曲借品流繡段金聲仍加綠  
飾今則將臨筆陣潛逼掄材旣乏先容惟憂點額絃哀

柱促風勁葉危輒寫丹誠仰塵清鑒儻蒙特分餘潤微  
假末光朽枿生萋寒灰發焰纔沾慰薦便是輝華

羅隱投禮部鄭員外啟 道薄而魚腮易曝計踈而鳧

脰難加所以甯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策近至中年  
丹霄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員外芝田養秀  
桂苑摘華口裏雌黃旋成典故座中薤白早避風流敢  
因誘善之初仰冀噓枯之便儻一掬華陰之土聊拭蘇  
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濟

鼃補之亳州上李中書啟

賦分薄而造物不能厚稟

資拙而匠石無由工開籠鵠失而始驚據手羹空而自  
笑迷途未反壯日已賒惟激烈之素懷則蕭條而長在  
每羞王密謁揚震之意猶鄙谷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  
似有宣光不比之稱則賢我公乃獻子可賀之舉然而  
志闊事迂才踈效遲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羣豪  
之赴義猶可蒯緼彈鋏預三千客而有魚或能左手捧  
盤招十九人而俱歆此自不果他復何言第依庇姑存

道疵悔念虛死不如立節而止謗莫若自修鶴鳴遠而  
終聞蘭生幽而亦佩誠足動金石則有不誠無不動信  
可行蠻貊則有不信無不行奔踈可馴千里要煩於良  
御鉛刀且弊一割更繫於善操 若唐兩生奏記當路  
至願為燎供席蒸之效祥顧有義馬何至是也

文學部 詩

白居易宣武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吳中聊奉短章  
用申酌謝詩 新詩傳詠忽紛紛楚老吳娃耳徧聞盡

解呼為好才子不知官是大將軍詞人命薄多無位戰  
將功高少有文謝朓篇章韓信鉞一生雙得不如君

李羣玉寄長沙許侍御詩 二年文會許追隨和遍南

朝雜體詩未以綵毫還郭璞乞留殘錦與丘遲竹齋琴  
酒歡成夢水寺煙霞相對誰今日秋風滿湘浦只令搔  
首詠瓊枝

羅隱淮南李僕射借示近詩因有投獻詩 朝論國計

暮論兵餘力猶隨鳳藻生語繼盤盂拋俗格氣通河岳

帶商聲閒尋綺思千花麗靜向高吟六藝清文柄已持  
堯典在更堪回首向緣情

又贈湖州裴郎中詩 貴提金印出咸秦瀟灑江城兩  
度春一派水清疑見膽數重山翠欲留人望崇早合歸  
黃閣詩好何妨戀白蘋自是受恩心未足却垂雙翅羨  
吳均

又寄前宣州竇常侍詩 往年西謁謝玄暉樽酒留歡  
醉始歸曲檻柳濃鶯未老小園花暖蝶初飛噴香瑞獸

金三尺舞雪佳人玉一圍今日亂離尋不得滿蓑風雨  
釣魚磯

又贈宣武盧從事詩 前年帝里望行塵記得仙家第  
四人泉煖舊諳龍偃息露寒初見鶴精神歌聽上榻梁  
園晚夢遶殘鐘汜水春知有篋中編集在只應從此是

經綸

陳子昂為陳御史進奉和秋景觀競渡詩表 天文爰

降品彙咸亨金簡潛開珍圖斯見臣聞白雲興詠漢遊



汾水之詞黃竹申歌周舞瑤池之駕然而志崇遠轍事  
式勞人故文思之化未光太清之道猶闕伏惟聖母神  
皇陛下太虹齊聖感月含神玄德茂於皇陞文明照於  
天下用能提玉斗把旋衡百神景從三靈叶替青雲出  
洛爰開受命之符赤甲縈河終御興王之寶非窮神之  
至德者其孰能格於是哉既而黃屋務閒紫極時暇洞  
庭張樂思接軫於軒遊媯水披圖想同參於堯輦然而  
遠而勞物者未若近而安人動而勤已者豈比靜而神

泰於是徒金蹕鳴玉鑾清禁林御池殿肅波臣而戒事  
命舟子為水嬉彩鷁蓮歌乍起吳江之引青龍柱檝時  
謳越女之風鳥逝蚪驚沸珠潭而競逐雪飛電集橫玉  
浦而流光信可以娛樂性靈發揮文物皇歡允洽白日  
俄光於是奏薰風於管絃詠炎雲於林籞帝歌爰作天  
藻遐彰黼帳惟宮綉文房之繡綵祥烟瑞景霏翰苑之  
榮光信探賸於玄苞得斯文於紫極太平允矣元首康  
哉方欲朝明堂之官輯羣后之瑞尊崇顯錄光啟聖圖

封玉嵩丘以接千年之統泥金少室攸增萬歲之規卓  
哉煌煌聖君之表也微臣曲學蓬戶竊位蘭臺未聞馳  
馬之謠非有雕龍之思鞠躬霜署謬覩於天章逃聽鈞  
臺側聞於帝樂天文尊貴不遠於下臣帝寶殊崇曲宣  
於近貴竊以為君唱臣和固不隔於尊卑宮變商從方  
允諧於金石輒用齋心扣寂假翰求詞將以攀日月之  
末光繼螢爝之微照

錢珣為史館王相公進和詩表 臣聞在心為志發言

為詩志通而若啟源流詩作而自合律呂伏惟陛下道  
惟恭默寔在文思永圖欲漸於無為睿覽且明於多暇  
因臨丹壑遂躡金繩喜象物之澄清假咏歌而故曠聲  
傳天籟韻合霜鐘篇殊黃竹之名辭掩白雲之美臣等  
逢時竊位敢並韋平應詔屬詞文非顏謝徒偶昭融之  
運舊聞雅正之音傾聽不知愧延陵之季子試吹必濫  
比南郭之先生但思忝列輔臣安敢首違聖旨輒同擊  
壤仰和貫珠誠懷鄭衛之慙但感宮商之說星辰自轉

難參旭日之光  
鞀鼓空鳴  
莫續春雷之響

唐李羣玉進詩表  
以居住沅湘宗師屈宋  
楓江蘭浦

蕩思搖情  
蕪類之餘過於諷野  
天文不到徒窺星漢之  
高滄海攸歸豈阻潢汙之  
陋然繫桐不爆俄成曲突之  
煙埋劍無光永作幽泉之  
鐵巴濮下調塵觸天聽  
蝼蟻之微伏待刑戮

宋闕

進嘉泰頌表

見翰苑新書  
失名

自古帝王之功雖卓

犖奇偉而不可及  
必得名世文學之士  
益鋪張潤色以

垂無窮載之簡冊則炳炳如丹播之管絃則洋洋盈耳  
商之倚那周之清廟固以跨越千古而魏乎漢之燕然唐  
之磨崖抑欲追倣三代之作者於昭駿命肇啟鴻休闋儀  
已七於六經懿鑠可三於二典何人筆老再賡慶厯之  
詩有士管窺借陳嘉泰之頌 顧未有鏤白玉以告名  
山汗青竹以紉華藻缺焉鉅典鬱若與情臣猥以謏聞  
親承曠舉倣穆如之作頌輒斐然而成章雖敲金戛玉  
無容瓦釜之雷鳴然擊壤歌衢共和蕭韶之獸舞

晏殊進兩制三館牡丹詩歌表 昔者虞舜膺期有臯

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蓋默相以謨猷不  
專工於辭翰迨於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  
之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  
泯永平神雀之頌孝明稱羨者五人貞元重九之篇德  
宗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  
可以繼重華之輝耀然於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  
其誠而靡宣局聲律者豔其言而罕實不足以上裨睿

覽下達民情效明良喜起之音續雅頌清微之範姑用  
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賢罔協精求豈任多愧臣  
首當庸濫實玷恩華興寤以思覲惶無極

李嶠上高長史述和詩啟 雕文將錦繡同美惠氣與  
芝蘭等馥用迴秦肆懸輕呂氏之金持入周京即貴洛  
陽之紙足使兩都賓主羞談翰墨二陸兄弟恥論詞賦  
死者可作賈生為入室之徒來者難誣潘子得扶輪之  
地



駱賓王和閨情詩啟 竊惟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

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言志緣情二

京斯盛含毫瀝思魏晉彌繁布在縑簡差可商畧李都

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班婕妤好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

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王劉

為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為先覺若乃子建之牢籠羣彥

士衡之藉甚一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鏡爰逮江

左謠詠不輟非有神骨仙才專事玄風道意顏謝特挺

戕罰典麗自茲已降聲律稍精其間沿改莫能正本

李商隱謝河東公和詩啟

全錄

前因暇日出次西溪

既惜斜陽聊裁短什蓋以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為芳草  
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思將玳瑁為逸少裝書願  
把珊瑚與徐陵駕筆斐然而作曾無足觀不知誰何仰  
達尊重果煩屬和彌復驚惶某曾讀隋書見楊越公地  
處親賢才兼文武每舒錦繡必播管絃當時與之握手  
言情披襟得侶者惟薛道衡一人而已及觀其唱和乃

數百篇力鈞聲同德隣義比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必  
引穆天子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峰此必曰潯陽九派神  
功古跡皆應物無疲地理人名亦爭承不缺後來酬唱  
罕繼聲塵嘗以斯風望於哲匠豈知今日屬在所天坐  
席行衣分為七覆煙花魚鳥置作五衡詎能狎晉之盟  
實見取郢之易不以響鼓惠莫大焉

又獻侍郎鉅鹿公啟 夫玄黃備綵者繡之用清越為  
樂者玉之奇固以慮合元機運清俗累陟降於四始之

際優游於六義之中竊計前時承榮內署栢臺侍宴熊  
館從畋式以風騷仰陪天籟動沛中之舊老駭汾水之  
佳人非首義於論思實終篇於潤色光傳樂錄道煥詩  
家況屬詞之工言志為最自魯毛兆軌蘇李揚聲代有  
遺音時無絕響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歸我朝已來此  
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則尚於枯槁  
寂寞之句攀龍附翼則先於驕奢艷佚之篇推李杜則  
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為甚至於秉無私之刀尺立

莫測之門牆自非託於降神安可定夫衆製

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或日因陽春具

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  
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  
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  
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咏密親離則手為心使昆  
弟宴則墨以歡露

顧雲唐風集序 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繼

杜集  
作沒 二

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豔冶之堅陳  
擒雕巧之首帥皆推撞杜集作幢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塲  
廓清文祿

韋莊又玄集序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

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  
少繁絃九變大獲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  
紫簫惟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  
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

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  
作者或百篇之內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徵數首但  
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濶任歸東海  
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  
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蓋詩  
中鼓吹名下笙簧擊鳧氏之鐘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劍  
影動星津雲間分合壁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  
而雷雲湧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

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慙乎甕腹易盈  
非嗜其熊蹯獨羨然則律者旣採繁者自除何知黑白  
之鵝強識淄澠之水左太冲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  
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  
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  
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  
是其植梨橘柚昔姚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  
盡精微今更採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



眩閱麗水而神疲魚兔雖存荃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  
惟採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  
見亦可貽於後昆

王勃入蜀紀行詩序 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  
超玄溪歷翠阜迨彌月而臻焉若乃採江山之俊勢觀  
天地之奇作丹壑爭流青峰雜起陵濤鼓怒以伏注天  
壁嵯峨而橫立亦宇宙之絕者也

鍾仲偉詩評序 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

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  
盡文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返美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  
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  
以釋其情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采無章黼  
黻交其采故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  
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詞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京師紙  
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

劉勰明詩

詩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篇之蔽義歸無

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 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  
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禁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  
諷怨則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  
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文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  
徒屬詞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  
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於後  
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  
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

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  
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  
附物怗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  
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陳  
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  
苑述恩禁斂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  
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旨清

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  
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  
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  
靡以自妍此其大畧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  
之志崇盛亡機之譚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詞趣一  
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宋初文詠  
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篇之偶爭價  
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

之所競也

又樂府 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

頗襲秦舊中和之響聞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  
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曷聲協律朱馬以騷  
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  
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 至於魏之三祖

氣爽才麗宰割詞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  
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

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 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詭鄭國所以云亡 雅詠溫恭必久伸 魚睨奇辭切至則撫髀雀躍

文學部 騷

劉勰辨騷 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詞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

也至於托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鴛鳥媒娥女詭異  
之詞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天九首土伯三目譎怪  
之譚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  
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  
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  
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  
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詞故離騷九章朗麗以哀志九  
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



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  
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

文學部書

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啟 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  
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暗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四  
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鷹驚之勢  
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績還  
代西河之簡

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啟 師宜八分之巧元帝三體之  
妙史揣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不總萃桂宮盈滿  
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跖之巧又顯之  
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頡表揚泉  
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  
書何曾彷彿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徵東平之獻表齊攸  
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 試筆成文臨池染

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以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  
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筐中置之帳裏乍楷銅  
鈎時懸欹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唐太宗論書

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

如斜而反正

巧同懸露妙等崩雲

雖禿千兔之翰

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

衛恒字勢

皇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

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

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  
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  
文其文乃耀繁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  
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  
光禾卉芟蓐以垂穎山嶽差峨而連崗蟲跂跂以若動  
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  
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  
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

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邴若流蘇懸羽靡靡絲絲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衛恒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

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

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  
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  
其間若鐘簴設張庭燎飛烟斬巖截嵯高下屬連似崇  
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  
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  
能言何草篆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  
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蔡邕篆勢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

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  
長短副身頰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芬蘊揚波振  
激鷹跂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  
末若絕若連似霧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  
抄者邪趣不方不圜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  
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撫不  
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倭  
揖讓而辭巧拙誦拱手而韜翰處篇藉之首目粲粲斌

斌其可觀，擣華豔於紉素，為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舉大體而論旃。

崔瑗草書勢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



或黝黝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  
或凌邃惴慄或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蟾揭枝絕筆  
收勢餘綫糾結若杜伯捷毒緣蟻螭蛇赴穴頭沒尾垂  
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  
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率大較髣髴若斯

索靖草書狀 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鷺舒  
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蟻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羸  
歛奮興而桓桓及其逸遊盻嚮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

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  
其華玄熊對距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  
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  
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  
嬉其間騰猿飛颺相奔趣陵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  
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  
傲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

劉邵飛白書勢 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蚊脚偃波楷隸

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  
乃數析其甚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雷掣直准箭馳  
屈擬蠖勢繁節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烟雲拂蔚交紛刻  
繼韓盧接飛宋鵲遊逝

文學部

畫

孫逖奉和李右相中書壁畫山水詩 廟堂多暇日山  
水契中情欲寫高深趣還因藻繪成九江臨戶牖三峽  
遠檐楹花柳窮年發煙霞逐意生能令萬里近不覺四

時行氣染荀香馥光含樂鏡清詠歌齊出處圖畫表冲  
盈自保千年遇何論八載榮

柳宗元觀慶雲圖 設色方成象卿雲示國都九天開  
秘旨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袞非烟近御爐高標連汗  
漫迴望接虛無裂素雲光發舒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  
垂慶代河圖

李翱代李尚書進畫馬屏風狀 觀其體閒色浮氣逸  
神駿練影吳浦指山川而不搖花攢上林若雨露之新

洗或屈膝千里或長鳴九霄昔以負圖為寶今願捍蔽  
成功形影不殊効用何別謹裁成十二扇隨狀奉進若  
以時從啟閉猶足靖於埃塵倘將用以馳驅庶可効其  
筋力

王維為畫人謝賜表 猥以賤伎得備衆工誤點屏風  
乏成蠅之巧偶持團扇無事掇之能徒以職官不敢貳  
事顧惟時論有慚三絕伏惟皇帝陛下撥亂反正受命  
中興俯協龜圖傍觀鳥跡卦因於畫畫始生書知微知

彰惟聖體聖臣奉詔旨令寫功臣適遇鳳翔之初無非  
鷹揚之士燕頷猿臂裂眚奮髯髮衝鶡冠力舉龍鼎骨  
風猛毅眸子分明皆就筆端別生身外傳神寫照雖非  
巧心審象求形或皆暗識妍蚩無枉敢顧黃金取舍惟  
精時憑白粉且如日磬下泣知其孝思于禁懷慚媿此  
忠節乃無聲之箴頌亦何賤於丹青宣父之似臯繇元  
子之類越石不待或人之說無煩故妓之言此又一奇  
誠為可尚臣得舐筆麟閣繼踵虎頭頻蒙獎教之恩益

用精誠自勵勤以補拙雖未仙飛感而遂通實因聖訓  
况賜衣服累問官資中使相望屢加宣慰微臣戰灼無  
答恩私之至

梁元帝謝上畫蒙勅褒賞啟 臣薄領餘暇竊愛丹青

雲臺之像終微髣髴宣室之圖更難擬議成蠅罕術畫  
馬踈文人非世將恩深晉帝之賞跡愧景山寵踰魏皇  
之詔

又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啟 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

玉池即看魚動還傍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睹懸識留  
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媪之像

唐張彥遠畫記 許詢逸少經年共賞山泉謝傳戴逵

終日惟論琴畫 萬卷之書盡歸王粲一厨之畫惟寄

桓玄 只如田僧亮楊子華楊契丹鄭法士董伯仁展

子虔孫子尚間立德立本並祖述顧陸僧繇田則郊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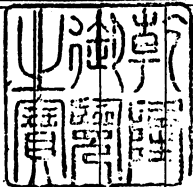
柴荆為勝楊則鞍馬人物為勝契丹則朝廷蕃組為勝

法士則游宴豪華為勝董則臺閣為勝展則車馬為勝



孫則美人魑魅為勝閭則六法該備萬象不失李嗣真  
云三休輪奐董氏造其微六轡沃若展生居其駿 吳  
道子畫仲由便帶木劍閭令公畫昭君已著幃帽殊不  
知木劍創於晉代幃帽興於國朝舉此凡例亦畫之一  
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冪離起自齊隋幘頭始於北  
朝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像衣冠組  
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屨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  
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

姚最評湘東王云時過揮毫造化驚絕足使荀衛閣  
筆表陸韜翰



古儷府卷九